

退雲集

四十五

卷二





退雲集卷之四目錄

祭文

祭錦溪李先生文

祭素堂金先生文

祭樞齋梁杜河文

祭惺菴朴先生文

祭叔祖考學生公文

祭叔父學生公文

祭伯嫂李氏文

祭外舅學生朴公文

古 3648
240
85
二

祭外姑孺人金氏文

祭再從弟德卿聖錫文

祭媳婦延安李氏文

祭孺人李氏文代人作

卷之五

序

奉先錄序

族譜序

晚霞族叔在羽壽筵序

次柳愚陋齋處士原韻序

松菴族大父壽筵

墓表

同知中樞府事養閒亭申公墓表

行狀

皇祖考芝圃府君行狀

雜著

從子泰東昏書

人不可以不學說

謾錄

閒時齋舍重建上樑文

杜門洞書院奉安先祖退齋府君文

卷之六

附錄

行狀

墓表

祭文

輓詞

跋

門人錄 并序

退雲集卷之四

祭文

祭錦溪李先生文

維永曆二百七十二年歲次戊午二月己未朔八日
丙寅我錦溪先生易簣于坯樸窩之正寢門人鵝洲
申學錫疾病因仍未能即時奔哭越九月乙酉朔八
日壬辰謹具隻鷄之奠再拜哭告于靈筵之前曰藥
門大義衛斥尊攘近守朱宋遠述孔孟爲功今日有
辭萬世儒以爲名斥以尚氣先生之學淵源正當師
華重省友勉毅恒道大德尊望重齒隆自任甚重爲

世師宗萬斤之壓百仞之闕壁立萬仞不動毫末臺
 高反招守固東岡閉關潛養以基陽復如虎在山如
 龍在澤宗廟百官有難窺側方喜杖屨大耋康寧當
 此艱屯福此生靈豈謂一夕山頽樑折安倣之慟邦
 內普切顧余小子立雪坐春終始承誨庶牖鈍根自
 今以往誰從飲河嗚呼哀哉吾其奈何單觴伏哭寂
 寂空堂秋風蕭瑟氣像淒涼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素堂先生文

維永曆二百七十年歲次丙辰十月丁酉朔初五日
 辛丑我素堂先生被辱於奴殉道自靖其初葺前一

日丁巳十月辛酉朔四日甲子門生鵝洲申學錫謹
 具薄奠伏哭於象生之前而告之曰嗚呼韓文純先
 生湖洙泗洛闕之淵源潭巴是肩其所論人物性偏
 全未發時氣質淑慝與入心有善惡之說皆發前人
 所未發而足以質諸後聖矣然黨派分裂自當時見
 攻於同門諸公而歿後百有餘年議論未定如孟子
 之荀楊並科萃重者諸老先生尊攘大義本之春秋
 孟子而與朱宋二夫子所處之時變同一規也世之
 以儒爲名者斥之以尚氣嗚呼人與物性既無分則
 其末流奚以不同歸乎苦心血誠尊攘衛斥者不遺

餘力而排擯之則是非陰助懷襄之勢乎宜乎今日
夷狄降而為禽獸淫邪極而為鬼魅天翻地覆國敗
道喪無復一線陽脉也于時先生以特出之才超卓
之見凡他格言至行有難夏僕而學問以塘翁為主
義理以棗門為歸沉潛反復入其精微年且五旬道
明德尊篤如靈光屹如砥柱使斯道昭然如日中天
而士趨得其正嗚呼天地生出先生於今日者夫豈
偶然乎哉氣數所關豺狼恣毒癸丑之春幾死於狴
犴自後三四年間轉輾層激至於自靖之慘而極焉
嗚呼痛哉文純之道其將終窮乎華翁之義其將終

晦乎人歎其將無分子儒釋其將無分子華夷其將
 無分子餘禍益烈延及百口門生而三子之瘍相踵
 枚前後又仇視者溢世嗚呼此固不忍言而猶爲餘
 事焉斯文爲世道痛有其極雖然目前事形固爲慘
 毒而屈之極者伸必長遠一時之厄會奚足云云爲
 我小子受恩於平日者特異於人暮朝請益於一喚
 之地者餘十數年矣雖未有所得其不爲君子所棄
 者寔先生之力也竊冀終受鞭策庶開厚蔽一朝遽
 痛山樛如呱呱之失其慈母嗚呼痛哉此何人斯賴
 有遺篇藏之巾笥欲奉以周旋畢吾餘生伏惟先生

哀憐而默佑之也奠卮酒以長號宇宙空濶天地無窮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經齋梁公

柱河文

維永曆二百八十二年歲次丁巳某月某日侍生鵠洲申豐錫學錫謹具薄奠再拜哭告于經齋處士梁公靈筵之前曰嗚呼公之生于世者六十年矣以清明溫知之姿加沈潛進修之工涵養德性雍容閒雅宜其壽躋期頤儀式鄉邑而才及遽化遽爾厭世豈不以時丁陽九天道晦塞舉目慘酷不可苟容而溘然長往寧潔身九泉之下耶嗚呼公自蚤歲負笈悟

門專心劬經刻苦不懈順承親志兼治舉孝期拾青
紫以遂立揚之願而世道不公累登公車連屈於人
豈非窮通有數得失隨命不可以勢力強求耶嗚呼
公之所養尤有可知者存方猶奴之通聘也公以韋
布寒蹤率勵士林抗疏叫閭彼酋聞之沮喪縱不能
回天而捧將頽之日然其忠義之聲足以聳動八域
豈可以事之不成而湮沒不稱耶嗚呼公於晚節旣
無所施焉於世則卷而懷之杜門却掃孝友之道各
得其當治家有法檢身以矩不言躬行雍睦之風式
著隣里讀書餘閒繼之以漁樵耕牧憤世陸沉足跡

不出數里外者二十有餘年矣豈平昔所養不有得
於古人心法而能若是其中節耶嗚呼小子昆弟仰
慕德義幸忝朱陳之好謂將趨侍左右得蒙錫誨瞻
威儀聆緒論薰陶鼓鑄變化木強之質開豁茅塞之
膏火知學問之方爲人之道而歲纒周期忽承凶音
悠悠蒼天此何理也豈非小子無似福薄之所致耶
嗚呼昨春華陽回駕之路歷顧樊廬以羞後駿奔之
夕不得覩俎豆之設深庸慨歎教小子陪諸長老明
春偕往豈圖遽至於斯耶自夏徂冬牽掣事故未卽
匍匐於殯葬之日靈几一哭亦後他人豈可曰姻親

間情禮耶謹具薄奠兼紉蕪辭仗惟尊靈庶無忘忘
嗚呼哀哉

祭朴惺菴先生文

嗚呼大道隱而天下之學裂已久矣談道器者昧離
合同異之妙而各私所聞論知行者失先後輕重之
倫而未免偏廢彼不肯入於考亭大鑪鞴之中却走
他歧者固不足論而至於讀夫子之書講夫子之學
者猶不得其本旨或參差而不齊抑又何哉惟先生
起自寒鄉警年自得於心經一部俯讀仰思至忘寢
食繩趨尺步自然近道誠意克積根基已立然則雖

無省翁之賢而猶可以興起於此事也若先生者豈
 非所謂豪傑之士歟及其周旋於師門之間聞見日
 益博踐履日益篤以爲天下義理可就正於考亭東
 國是非當歸決於賜翁得此門路之正而加以刻苦
 之功忘年數之不足日孳孳而不已聚辨居行玲瓏
 灑落大全語類如誦己言難疑答問之際輒出而披
 示使人悅然開悟至於論禮則每云舍家禮而從古
 者終有窒礙處於是乎先生之學盡小大而不遺酌
 古今而無弊如五倫之解鬼神之創可謂發前人所
 未發而有功於後學義莊之契榔禮之編所以述前

人物已行而有補於世道此則後世之子雲堯夫當
 有知之者而至於好學之篤七十年如一日克養既
 至德容和粹有海納川停之量而不以為多有光風
 霽月之懷而不見其異有千仞特立之守而確不可
 拔有萬物同得之趣而儼不可褻則如小子之親炙
 昔猶不得以形容况在百世之下者乎蓋自周衰以
 來賢者之不試於世有關氣數無恠乎先生之止於
 此而吾黨之士又不免習俗之所驅登先生之門而
 得先生之緒餘者無有乎已此則事在人而人自不
 當耳尚誰咎哉嗚呼小子所以得蒙誨諭漸思回頭

求免於小人之歸者即每以退陶事勉之且舉厲死
 咎三字而見輒誦說教誨諄諄雖在靜攝語澁之
 中尚可得以領會苟非平日之體認切至安能愛人
 以德至於此哉小子不肖辜負教育曾無塵刹之報
 遽抱安做之痛此後幾百年不知如先生者復作於
 斯世則悼斯文之不幸慨餘生之無聞竊願與滕上
 文若尊信所聞收拾緒餘以無孤乎先生見托之意
 而昏於責己者不可以責人易於其言者不能以力
 行每自循省以是慚懼倘有一副真精神自發於悲
 傷籌憶之餘一躍躍出與同成就也耶抑七十子未

喪而大義已壞無可與觀善而卒業也耶是固不可
以奉質於先生之靈而小子公私之痛於是乎極矣
鬱有結於中心非筆舌之可既願英靈兮矚嚙垂默
佑於冥途嗚呼哀哉

祭叔祖考學生公文 代舍伯作

維歲次丁卯十二月壬戌朔八日己巳夕從孫豐錫
謹以清酌隻鷄之羞敢昭告于故叔祖父學生府君
靈筵之前曰嗚呼叔祖純心厚德恭儉和緩忠信正
直孝出天性德潛不揚怡怡居家恂恂處鄉大美不
和玄酒含醇有舊典刑美髯長身年雖大耋孰謂蒲

之天胡降割而至於斯訐訐之容淵淵之識今焉永
闕誰嗣其則顧余小孫夙承典刑聞言考行可贊經
傳心思嗜好悉同皇祖雖甚不肖實深歆慕嗚呼哀
哉顧訣諸孫勗以嗣守片言無私可垂耒後嗚呼嚴
訓此生難又日月不留奄及終祥警誡莫憑痛絕中
腸不遑暇文鼓薦豆牲尊靈不昧庶歆微誠嗚呼哀
哉

祭叔父學生公文

代舍伯作

嗚呼極嘗記幼時我皇祖與叔祖考尚康寧朝夕聚
會一堂塤唱箎和撫愛而奉敬如古春津之為諸父

四房亦皆團圓日以侍而聽訓誨姪得侍遊乎其下
 恒趨走歡呼以為樂於人世惟知有合而固未嘗知
 有離也惟知有歡而固未嘗知有憾也其後季父病
 天皇祖考亦繼棄世則姪始悲侍遊歡樂之為難恒
 而雖欲復會合於一堂亦不可得然以叔祖考尚在
 堂諸父侍聽猶如前日則姪尚自慰而亦不料今日
 之至於斯而為永離之甚憾也嗚呼今日天之降福
 於吾門何其酷哉乙丑之冬叔祖考又奄忽辭堂仲
 父則時患反胃之疾飲食失常種種危惡而姪尚以
 為我仲父平日氣稟強健精力清爽小小侵痾徐當

自底於平善晨昏默禱惟在於是卒之藥不見效病
 轉深毒奄忽之間又人事至此此何事也此何變也
 嗚呼飲食之失節耶藥餌之失其當耶抑莫是猶子
 等行薄學重天不慈老而然耶不然安有強健如仲
 父清爽如仲父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而使我父白首
 割年悲號鴿原耶姪念至此烏能不悲且哭也仲父
 生稟真淳之氣少無疾病天性敦厚和平七情無所
 受傷既在盛年雖不無叩盆喪明之憾旋復成樣足
 以忘憂舉子女四人以耕以書各授之職晚乃傳家
 偃仰食息稍得自便時時扶杖臨我父堂談笑團樂

如昔之叔祖之於皇祖考姪輩之侍而聽訓亦如諸
 父之於祖考之為楊播家世之行不獨專美於古而
 亦將為吾家累世之有矣烏哺之歡方深友于之樂
 未艾而仲父遽忽至斯嗚呼吾仲父敦厚之德若可
 以享期頤仲父積累之善若可以膺厚報而事之大
 謬一至於此然則易之積善餘慶書之天道福善俱
 是漫浪語而子長之是非天道昌黎之難測天神果
 皆悉尤之得正者耶姪念至此烏能不悲且哭也嗚
 呼姪壬寅春己哭季父其後八年又哭皇祖乙丑之
 冬己哭叔祖越明年夏又哭仲父今春又哭叔祖母

焉則在益悲侍無幾而離已極昔何甚樂而今何甚
憾也將人之未嘗知有離與憾者即天與鬼之所相
睚眦偵兇必謀所以永離其合而永憾其歡者乎嗚
呼日月迅邁祥期奄迫靈筵一撤音塵永逸縣縣窮
宙悲焉可極茲綴益辭敬陳一酌伏惟尊靈是聽是
格

祭伯嫂李氏文

維歲丙子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即我伯嫂
故孺人完山李氏大期日也前一日夕夫第學錫略
具菲薄之羞率其子若婦再拜哭奠于靈几之前文

以告之曰嗚呼嫂氏吾母與吾兄皆在此而嫂氏獨
何爲而至於斯斯世已矣不可以復有望於更會吾
母之側矣親年今已滿八耄氣力奄奄人子不可一
日違乎其側而嫂氏離違閱歲不能復覲而竟至於
斯斯何爲哉抑所樂不在此而在乎彼也耶嗚呼嫂
氏春秋未高毛髮未衰飲啗未甚減省志力未甚墜
隳而家中切急之務略已告完夫妻偕老子孫列前
室家湛樂人皆以福德歸之矣夫何一曙奄然長逝
如飄風驟雨之出其不意而不能更延其命乎抑吾
家無福鬼必猜之遽奪吾賢嫂氏使閭閻不得遂而

家人不克蒙其澤也。孤嗚呼嫂氏女士女賢以溫恭
淑慎之姿稟慈良仁善之德生而鍾愛於其父母歸
而克宜於吾家奉舅姑謹事夫子敬處婦職和比咤
之聲未嘗及於鷄犬奉祭祀以誠禮接賓客以敬勤
不時之羞必藏以待工於女功自裁縫蠶織烹飪以
及禮儀之節諺札之事靡不周知鄰里宗族仰為女
師性尤好施與無間親疎寒者必欲衣之飢者必欲
食之而曰吾不能薄每喜吾與諸子姪讀書之名有
欲來與共學者則輒留而食之顧今二十餘年歲每
如之而不憚煩勞曰此足可樂若是者雖古之賢女

士亦莫或及之何不十數年無死蓋樹我家道期底
 于有成顧乃浩然長往澹若相忘乎豈天地已老為
 善者未必福而為惡者其將壽考也耶嗚呼人間之
 樂莫如有好子孫而顧令人家子弟能繩武其父祖
 之業者鮮焉惟吾嫂氏三兒已成長雖無大過於人
 者其淳厚質實俱可以持身於亂世而承順其父母
 之志則足矣且各生其子各二而哀然如鸞鵲萬然
 如芝蘭而其餘未生者今又未可量也則嫂氏晚年
 食德之報其當在是而反哺之歡含飴之樂亦將無
 窮矣何忍一朝惘然棄之而不復顧念乎豈果氣之

推盪人之修短自有一定之數限而不容以人力移
 易也耶嗚呼往在甲乙之歲舍伯偶有身恙見苦殆
 至二期嫂氏左右助護百方救治幾忘寢食或當添
 函之時則輒流涕而自歎曰吾令溘先以續家君之
 命則吾必無恨矣何幸舍伯得復天和而舉家懽心
 如日方曙豈圖曾未周歲斯言在耳而嫂氏偶若微
 感乃奄爾長瞑使夫子隨輦而固其室乎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嫂氏則今可謂爰得我所而能遂其願獨
 不可念吾老母之菽水舍伯之踽踽情私耶嗚呼目
 今世變罔極豺狼橫恣人皆厭生寧欲溘然無訛而

不能如願者舉世皆是也惟吾嫂氏迨此少暇得以
 從容牀第而斂葬如禮奉身全歸其於藉手見古賢
 女可以無愧矣復有何遺憾餘戀於此世哉嗚呼日
 月迅邁已忽皇周而禮制有限遂几將掇矣顧余無
 狀最所可恨者親則嫂叔恩猶母氏自幼幾至半生
 蒙吾嫂氏保我恩我之至德實如天地父母之罔極
 而曾無塵刹之報遽至於斯天乎天乎吾其奈何惟
 此痛恨湏是如木石然後乃可忘也豈不悲哉豈不
 寃乎惟有徹天之聲與徹地之淚以繼之而已庶其
 尊靈哀我微誠而歆此菲薄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學生朴公文

嗚呼公家之事茫無涯涘公何為而遽有此行耶借
曰莫樂乎九原獨不念弱子與新婦耶死而無知則
雖骨肉至親亦將冥然漠然而終於不知死而有知
則子與婦將使疇依而棄之如遺耶嗚呼吾不知公
之知與不知亦安知公之知我之悲不悲乎哀公世
之孔竒無一事之可言早嬰痛於風樹又悲鳴於鴛
原丁庚戌之惡年又抱悲於叩盆晚抱卵而失母纔
不過乎九旬紛朝葬而暮蓋缺長軾於蓬門天又嗇
其永年才半百而除七伊天理之可諉豈二足而不

翼嗟哀孤之勤儉而今婦之有德不羸躬而尚後倘
 庶幾於來日况有公之親友視如子而加策顧惟學
 錫始定室於成童父事忽近壯齡不鄙謂其庸陋每
 眷愛而殊常頰杖屨而越顧余亦以時拜牀或談笑
 而眷容或切至而丁寧挽同衾而叙懷月每高於三
 更每撫亂而欷歔吾安見其成長遠昨春之孟月奄
 加冠而行聘公撫棗而樂甚謂吾憂之可忘余亦喜
 其所樂冀卒受其烏哺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
 逝嗟神理之難詰胡不福善俾勸佑及乎公之卧病
 毀奔走而就問謂修短之有命執余手而托亂漬春

夏而秋至完音聲之在耳雖不忘乎心肯豈竭力之
所能至公不負我我負公悠悠此恨將何既踞
而情真痛儀容之永閔憑長號而莫及願精靈之鑑
茲

祭外姑孺人金氏文

維永曆二百六十五年歲次辛亥十二月甲午朔二
十九日壬戌即我外姑孺人慶州金氏大期之日也
前一日夕其外甥鵝洲申學錫謹具菲薄之奠哭告
于衆生之前曰嗚呼哀哉學錫獲事左扉六年于茲
旅榘眷顧每子視之竊覩其儀宜配君子福履壽考

是其次第云胡不淑遽尔至斯未及中身天難謹思
 覆巢之卵呱呱最憐雖在行路亦為泣涕漣漣况乎
 平昔相愛已極寧不為之肝推腸蝕幸有副室卜得
 其吉卯得不墮至于今日或時往見或因便聞日就
 歧疑能步且言見者相慰期其長成靈於地下目可
 以瞑自分人鬼歲月如流奄閱星霜天運一周禮制
 有限將撥靈筵薦此洞酌伏哭於前言雖有盡情則
 不窮嗚呼哀哉尚鑑微衷

祭再從弟德卿聖錫文

維歲次乙亥十月丙子朔十七日壬辰卽我再從弟

德卿小期之前一日其內谷再從兩兄奠以隻鷄酒
 果略綴悲辭使子泰東泰秀哭告于其靈曰嗚呼哀
 哉自汝之亡今已三百六旬有四日矣嗚呼汝果死
 而止於斯而已耶汝之始死也吾之心忽忽恍恍焉
 固不知汝之為死為鬼也而常意汝之復起若行者
 之反而寢者之覺也今乃為酒為食酌汝哭汝以與
 汝永訣是余忍以汝真為死為鬼而不復有望於汝
 也嗚呼此何為也壽考福祿人孰不願死喪窮憾亦
 孰不哀而吾於汝實倍常情蓋以汝實為吾叔祖考
 主鬯之孫而自幼及長偏蒙祖與父之最鍾愛未嘗

知有飢寒從事文業取足於持家天性仁善與物無
競七情無所受傷孝友之風克繼家先四時虔奉先
祀家室湛樂目前未嘗有困衡拂亂之事汝之命好
人皆稱之而吾亦望汝壽考期汝福祿者將無涯也
今乃一切反是有父母而不克終養有娶而無育一
病三載支離抱困備生人之至憾而為天下之至窮
孰謂以汝之仁善賦命之薄一至於此耶天乎人乎
鬼乎神乎使汝至此極者誰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
吾家自期切以下同氣弟兄不能多而才七八人雖
所居異宮各牽私事不能朝夕聚首一堂而相樂然

有憂相憂有慶相樂有食必呼有事輒隨當此亂世
 足以相愛相依而為命此事此樂豈其侈矣而天乃
 偏奪汝一人之命以為吾群從無窮之憾何耶豈生
 殺予奪天亦有不得為者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汝
 死之前日醫來診汝疾出門而語曰此人病狀已至
 難救之境然施針施藥則可延數月吾亦自料以為
 病之往復乃其常耳終當少瘳矣至其曉聞急報而
 疾馳而歸則已無及矣入門而叫五體戰慄上堂而
 號肝腑盡裂孰謂自料者為虛妄而不相見一夜而
 遂成終古之訣耶聞汝病席以吾兄弟之不得數就

見汝屢發憾恨之語吾於汝豈若是愬乎若知如此
 兄弟之情實無間於叔姪則古人所謂終夜不寐之
 誠吾雖不能十起之勞吾何憚之耶嗚呼此豈獨生
 者之痛抑汝長逝之魂亦必有憾於無窮矣悲夫悲
 夫痛矣痛矣今歲八月丁亥即從叔父六旬一之生
 朝也嗚呼吾之同堂諸父初不鮮矣而今皆已下世
 獨從叔在耳汝若在則當置酒設饌速賓飾喜以奉
 萬年之祝與一門共懽而以汝之故從叔嚴辭禁止
 益無意於此土尚寄客而不返一門蕭條里巷空虛
 時或往來候其顏色則外若寬悲理遣而由中之慘

然即可知也孰謂以汝之孝友一朝溘然使白首老
 境抱此瑩瑩一門之樂事永壞而不復完耶悲夫悲
 夫痛矣痛矣自今以後吾其無所望於汝矣時節拜
 候群從俱詣而汝則不在矣四時烝嘗同氣列坐而
 汝則不在矣出入而汝不與偕矣笑言而汝不與共
 矣雖窮年沒世而不可得以復見汝矣天乎天乎何
 忍當吾世而奪汝命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惟昔吾
 之遊學四方也每必與汝共之於西得志山之贈言
 於東灸台溪之春和踰山渡水上下忘倦汝既喜吾
 之襟懷飄灑吾亦愛汝步履之便捷也疇昔之所遊

歷今皆已成陳跡而但遺題汝名之贈言及書札而在吾篋笥中余每見此當何以爲心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吾之所懷固不可窮矣然執筆臨紙神思抑塞殆不能成文汝其不昧者存而顧薄觴聆哀誄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

祭媳婦延安李氏文

代舍伯作

維我媳婦延安李氏以歲戊辰十二月癸亥不幸命盡于牖下卽葬于先山負巽之原而因地冰凍未克封蒞更以越明年己巳二月二十六日庚戌清明再加修葺塚宅始完舅僅叔悲臆略綴數行之辭代常

祝告訣于汝大寐之側曰嗚呼汝何為乎此耶嗚呼
 汝何為乎丘山之上重泉之裡耶嗚呼仁天降物大
 公至均何汝之受氣之甚厚而賦命之太薄耶抑氣
 之伸者之數之屈亦理之常耶嗚呼生為女子去家
 適人而因作己家夫婦和樂仰事俯育是有生之能
 事而其為樂如升天堂汝則有行未幾忽嬰奇疾千
 辛萬苦遽墜人世之地獄雖生而猶死也命之薄一
 何至此哉自汝之有疾我即心膽驚墜如負重山然
 吾常自恃以為吾婦之善德美質不宜有斯疾此不
 過一時之厄運而終當見差得享有生之至樂與他

人如之而有生之後應別有一有生之初也汝乃一朝恍惚失性而不擇水火奄然辭世遂與生罹纏綿之厄者無異是何命之薄而又薄之甚耶嗚呼人之不免此水火之禍與其纏綿之厄者蓋為父母與家長者之罪也汝之至此是吾厚恃汝而慮事疎忽之致罪實在吾俯仰穹壤何處可容若汝則常以不自速死為恨今焉浩然返真而得遂其願可謂爰得我所矣雖然獨不念白首先祖之情與爾父母恤汝之苦心忍斯湏而稍緩其期耶嗚呼昨歲之秋汝之父親來而見汝與吾相對終夕媿媿者無非治汝病之

策及其歸汝甚有悲戚之色至於淚下吾以為重病
 在身其情適然矣至其翌月汝又忽欲歸省吾以冒
 寒遠行似害於汝病故嚴訶而止稍待令春冰解日
 暖之時欲送汝歸寧而兼調汝病矣汝忽至此豈料
 汝之大限前定悲愴之情自然流出於伊日而不能
 自己者耶若早知如此吾何不聽汝計而得伸汝之
 情私耶抑非吾之命道之所窮使汝有此而不能逃
 脫也哉汝之命薄吾之命窮兩地相遇是蓋有為之
 主宰者在於其間惟有隨遇順受而已謂之何哉謂
 之何哉嗚呼汝以高族之後習染家庭之訓孝友慈

良之德既粹且懿裁縫烹飪之節無不周通既入我
 家事舅姑孝虔娣姒和叱咤之聲未嘗及於犬馬治
 生勤而自奉儉與人恂恂無間親陳宗族隣里無有
 間言是則汝之得於天者固不可謂不厚夫何彊壯
 之歲才一孕而不育因得無妄之崇積有寒暑漸成
 沉痾卒至於莫可救治此果非所謂命耶嗚呼天荒
 地老理不勝數其來已久矣汝之所賦之薄者是終
 汝一生而止今以之還諸造化之初可也古人所稱
 命不足道者此也若汝之所受之厚者則氣雖已漸
 盡其常乘氣不遂隨而泯滅期終古而長存古之聖

女賢婦皆是也而夷考汝之平日嘉行當無愧於古
 之賢婦女矣吾將使汝叔舅記汝事行遺與後人而
 汝之顏貌雖不見於今汝之事行可傳於後矣汝何
 餘恨之有哉汝又何餘恨之有哉嗚呼吾之今日告
 汝非但哀汝而慰汝也亦將有以戒之也汝其聽之
 否耶汝卒之日事故倥傯又因篤老之情境雖不能
 立主設筵如禮爾靈從後當附食於我先祖妣之廟
 逮汝夫之他日繼娶分異則當別為小宗矣以此視
 諸夫在室未嫁而死者其為榮果何如哉且汝夫若
 貴則是亦汝之貴也汝夫壽則是亦汝之壽也汝夫

多子孫則是亦汝之多子孫也天之所以報汝於身
後者固在是而未艾也爾宜導迎和吉以佑汝夫之
福慎無或掩抑於悒於冥冥之中也死生命也修短
有數何所遇而非可安若不安於此而作掩抑於悒
則是為不祥之鬼生不作不祥之人死不作不祥之
鬼是亦孝之終也汝其聽之耶其不聽耶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

祭孺人李氏文

代人作

維歲次丙子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即我尊
親故孺人全州李氏祥期之日也前日辛卯姻下生

完山李某乃始齋錢百文爲文百餘字以寓其姊家
 略具饌品代以夕奠謹再拜告其文于靈几之前而
 哭之曰嗚呼哀哉二五推憑日趨于瀛惟其秀者孺
 人得之真淳之氣一團之春氣貌溫潤性度淑慎孝
 于舅姑友于同氣宜室宜家小大瞻依與人接物其
 道是慈言無深刻色無忿戾有窮必周有急必救施
 及云普同或惡尤既有令德天降厚祿琴唱瑟和既
 清既穆子孫成列家肥勝昔隆老在堂視膳朝夕豈
 春已晚榆景漸迫痛癢相覺食息無隔鄉閭胥慕矧
 余細生無彊之祝惟其遐齡如何未罄而臂先傷嗚

呼哀哉惟余小子蒙眷特異拔冊墮門自矢童穉視
 同子普恩愛兼至衣垢必澣有食使飽受此罔徂漏
 埃未報謂當百年庶竭慙衷云胡一疾大命以傾日
 月不留祥期奄迫靈筵一擬音塵永逸茲擬短詠敬
 薦一酌緜緜窮宙淚焉可極不昧者存是歆是格嗚
 呼哀哉尚饗

古今圖書集成

退雲集卷之五

序

奉先錄序

親盡祖墓歲一祭之百世不改已有朱夫子之所訓
所行尚矣而家禮置祭田祭云親盡則以祭田爲墓
田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此訓實奉先者之所當遵守
律令也我申世居此鄉宗族之衆無異於範氏之吳
中祖先五六世親皆已盡而墓東西累累相望每歲
孟冬子孫會而一祭之置墓田具祭器建齋舍置奴
婢設契法收宗族凡於薦享之禮守護之節物豐而

儀備得以無憾於古訓皆莫非吾宗先君子之勤於
 奉先為後世久遠慮之攸及也豈不盛矣哉然目今
 八表同昏飛走持世衣冠化為羽毛詩書鞠為土芥
 先聖禮義掃地幾如而其所謂為官者以享祀儀物
 謂浪費而反不奪不厭其為下者視其宗物如已私
 有而非理典賣覆宗絕祀者相望於世祖宗舊物亦
 將難保豈不誠寒心而所可懼者乎是歲族長老咸
 集修契慨嘆于世禍因歷記累世墓田祭器祭需及
 他須用之物一一無遺題其面曰奉先錄藏諸宗櫃
 中所以備宗中之故事次以貽後人歲時奠享之日

取考而興感毋怠於將事且此冊視若古之立約聞
官之券而毋或有典賣之事云

族譜序

乙亥

譜家史也譜無統系則其何以推本而收族沿流而
溯源哉我申之有史久矣而各家私乘未有統系之
者莫得以攷詳其系派凡為族黨孰不慨恨宜有一
番統合編輯之事而恨未有以任之者族人某某氏
慨然倡儀同力編修閱幾月而成凡若干卷為世所
拘雖不能盡筆削之正而攷證精確詢議矛盾雖不
能悉舉鵝洲君以下各派諸族而先系代序無所闕

遺因此沿流而溯源則我申之史可一開卷而瞭然
 不但為一時之完書亦可使百世而繼之則可見其
 用心用力之周詳勤苦也書將印俾余記其事竊惟
 譜牒之作本為尊祖收族以厚風俗也而其要又在
 子謹守先德也昔南塘韓先生作其譜序取古德厚
 流光德薄流卑之語而實之曰宗之名臣有為其君
 進擇配之說者必以帝王聖賢功勳之后為先蓋取
 德厚流光之義余於吾之先德果知斯言之不誣也
 惟我申氏其源蓋本於勝國初壯節公而鼻祖鵝洲
 君以大勳勞始受封分籍厥后簪組相仍忠義炳朗

至若貞甫公以清名直節名重當世事在國史其子
退齋先生當麗季之運訖抵死罔僕而自北南遷杜
門自靖哭親廬墓雖又竹生于墓前國家褒旌士林俎
豆之懽葉發舒其麗不億焉則此豈無所由而然哉
抑非德厚流光者耶又念自先生之南遷子孫之蕃
衍相甲乙於嶺湖而以今譜牒所載者言之則若直
長公之篤行自守遺戒後孫部將公之孝友善德龍
宮公之晚謝職業從遊賢師尚矣至於鷹岩梧峰兩
先生唱道東南蔚為儒宗盡忠國亂至蒙不祧之典
而晦屏陶寫諸公相繼趾美養一龍崖兩先生屈起

湖鄉疏斥奸凶義動一世依歸大老學邃德崇而一
門三孝特被旌典其餘各派諸公之至性卓行又難
盡記而冠冕雖未燁爍文學之相承忠孝之相傳實
未有少遜於巨族矣此所以退陶尤庵諸老先生之
奮筆特書相讚揚於前後者至矣盡矣然則此又豈
無所本而然哉而前所謂德厚流光者信不誣矣噫
吾申氏先德之所由來者有如是也而至乎近世後
承寢微殆將與德薄流卑者同其歸焉則其為先代
蕃何如也繼自今為吾申氏者莫不追念先德而修
身謹行父以詔子兄以戒弟世世無替而無以倒東

來西如晦翁所嘆則尊祖叔族母大於是而其爲世道之益奚但止於厚風俗而已哉余雖甚不肖竊願與諸族人共之故輒敢爲之說如此

晚霞族叔在羽壽筵序

凡世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如壽壽之所欲得於人者最莫如不失職而偕其福以老然余於世壽七十六十者有恒見而不恒見者則吾晚霞族叔是也是非有造化之私者歟蓋壽之不可繩準例也今夫世之人不分讎逆蠅利罟欲動與世馳而獲牖下者此非以德其爲造化盜者也耳不能辨聲目不能辨色

幸而置其身飽饒名不出閭外而壽者此其為造化
 愚者也朝而虞夕舖秋而虞寒續而恒不給而壽者
 此其為造化役者也鰥而獨而瞽而聾而跛而壽者
 此其為造化畸者也凡吾所恒見此耳即無論六十
 與七十雖百歲又奚取焉而獨公少嘗讀書修七業
 家貧親隆老而不遂躬稼而致養甘旨時供以推其
 孝怡怡于兄弟恂恂于宗族鄉黨皆仰而信之教子
 嚴篤使之從師世皆誘之以褻裳而涉世則公曰吾
 之遺業足以周身不必然二子皆裒然成立而家亦
 稍裕幹事不已人或勤之以安養則公輒笑曰身之

勞苦是吾職其貌豐而質慈卒然觀之而知為仁者
長者其含容而踈宕卒然迫之而不能使之怒蓋聖
人所稱木訥近仁公有之矣今公六十有一矣而神
明之用不少衰健履却杖別聲辨色甘七箸便談論
諸子為書生其子復有子補孫而又有其父與祖之
風夫公之壽也而以德固也其壽也而又以福偕此
其為造化私者也所謂不恒見者也公之攬揆辰則
癸亥孟夏十六日也鄉黨宗族咸以言賀之曰公有
德者其得壽宜矣人皆知賀公之得壽而亦未必能
知公與壽與福未艾而世所稱下壽未足為公賀也

余敢姑叙公生平梗槩而徵將來之壽再拜以獻

次柳愚陋齋處士原韻序

完城北鳳翔之南山無啻宰川原亮曠有村藏其中
 名曰柳里耕於斯歌於斯聚族於斯者愚陋齋處士
 柳公是也公天性謹慤而自然近道生平不與人角
 勝又不與世而褰裳杜門却掃而守真保和隱德潛
 光日以詩書自娛老白首而不倦其於修理產業奉
 先收族烝嘗睦姻皆以誠實為主而風流篤厚目見
 世道日下士風益衰則公甚痛惜傾家貲數千金或
 設場而勸學數郡畢至或刊書而廣布士爭寶之其

衛先聖憲後學之意可謂勤矣噫若公者視世之說
 齷自私橫目肥己者不啻賢遠矣而實可詩而歌之
 者也公之德之行如此而存心處事無一不出乎正
 故士友信之鄉黨悅之一時名人韻士之為公歌述
 者幾成卷帙此豈非積中而顯外由近而至遠之理
 也歟余於今年孟春以事客完城始得拜公蒙眷深
 而觀感多矣洽半月而歸公胤子某甫出一冊示之
 乃為公歌述者也余雖不能於歌詩不足以揄揚其
 德懿之萬一然亦悅之深而為之說如此以還其諸
 胤焉

松菴族大父 台煥 壽筵序

維歲閏逢困敦仲冬之八日我族大父松菴公六十
一初度生朝也學錫竊觀公居家以仁厚正直見補
於宗族中皆仰而為悛悛移而交於鄉黨朋友恂恂
眊眊皆得其懽心又推而教訓子姪與後生皆有法
度成就其材貌溫而性曠踈宥有風致其為詩與文
也輒滾滾不窮此皆合而為君子之德德者壽之基
也公之得壽固其宜矣且夫人之所以壽者理也其
能壽者氣也氣之為物有薄有厚故得其厚者必得
長壽公今已六十一而強勁不少衰出必却杖行能

健履立必正直坐無倚側終日整衣端坐而不少懈
 若非公稟氣之厚者安能乃爾乎此蓋公期頤之遐
 壽亦有可指日而俟者矣願又繼此而使其子若後
 孫次第皆有今日而公皆與享其樂焉則厚氣之流
 傳不替可以期於無窮而仁壽之理常寓於其間也
 豈不美哉謹以是為序而祝之又次原韻尾而獻焉
 墓表

同知中樞府事養閒亭申公墓表

維茲上黨東大冠峰下有負耒而高其封五尺者即
 故養閒亭申公之幽室也嗚呼公沒今已踰澤斬之

世而事行無由考詳惟公從曾孫弘祚所撰實記有
 曰文學孝友實肖生養兩庭先德而為士友之所推
 噫百世之下懿德可徵者其在斯語歟公諱尚箴字
 汝久系出鵝洲高麗太師諱英美後有諱祐號退齋
 官按廉使以忠孝 旌閭而俎豆之歷六世至諱幹
 官直長自馮始僑居于此山東有戒子訓語生五子
 季諱彭齡寔公之五世祖也曾祖諱之禮官直長
 贈執義祖諱鑣 贈左承旨考諱應泗號松谷 贈
 大司憲妣貞夫人金海襄氏僉樞後迪女用公壽階
 贈職三世生曾祖諱之益號養一堂與其子諱鐔及

姪諱鉞俱以孝。旌閭生考諱應泰號龍崖師事尤
 菴先生以學行著名生純豐山金氏僉知時佐女公
 以顯廟丙午正月十九日生没于英廟甲戌三
 月十日享年八十九以壽陞同知中樞府事配貞夫
 人完山李氏舜欽女別葬于松谷命長山坐壬原五
 男長永昊號松雪軒以戊申討逆勲受通德郎次永
 昇出后次永旻有孝行次永晶次永昌俱以文行稱
 永昊三男器重器弘器俊永昊一女適趙希夔永晶
 一男器完永昌一男器憲曾玄以下不能盡錄嗚呼
 孝為百行之源而人固鮮能公能世其先德而終膺

耄齡之享錫胤之祚豈非所謂永言不匱者乎宜其
 子若孫孝忠卓節亦多趾美而雲仍之蕃衍久而不
 替也後之欲知公者盍於斯觀之哉今公七世孫深
 錫樹表墓徑要余爲文詎不敢辭謹據公實記而叙
 之如此俾刻于石陰題其面曰某官養閒亭申公之
 墓云

行狀

皇祖考芝圃府君行狀

府君姓申氏諱光煥字尚文號芝圃系出高麗大師
 壯節公諱崇謙而籍鵝洲者諱晉升麗季有諱祐號

遷齋居尚州官至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神虎
 衛護軍與我太祖有潛龍舊誼革除退居尚州以
 刑判屢在不起以全其節且性至孝父版圖判書諱
 元濡卒廬墓三年朝夕號哭有二竹生墓前事聞在
 閔而祖豆之歷六世諱幹奉訓郎行尚衣院直長移
 居清州子孫因家焉有遺戒大要曰戒酒色謹言行
 和兄弟睦宗族交隣里救患難資有無隱惡揚善也
 諱柏將仕郎行東部叅奉諱承慶通政大夫卽府君
 八九世祖也高祖諱命彥曾祖諱禮行祖諱萬祿考
 諱海根氣厚心醇篤於人倫膏值慈歲不營生業專

以救活人為事批清州韓氏祖仁之女有女士行隣
 里宗族至今稱之不已府君以 純廟丙申三月二
 日生于清州文村里第府君既生大稟特豐年甫四
 五類彘齧然異於常兒能解文字不待教訓而自知
 嘗教父母之道叱咤之聲未嘗發於親側父母之意
 未嘗少拂七歲就學于族叔文山諱洛根之門同案
 者并長少常餘二三十人才藝最高群居不妄言笑
 端莊自持不煩教督而呶唔終日每食時必再三起
 而後就食未成童鄉中諸老儒相聚做對府君求與
 同覲老儒皆笑以為汝何能做此大文字乎既而操

筆立成文詞亦奇莫不相顧驚嘆聞聲來觀者亦多
 弱冠淹貫經史詞藻亦蔚然家貧親老無以為養且
 以家門零替思欲出身立揚請于曾王考曾王考喜
 而許之出債於人家而以資行贖府君乃隨隣近長
 老赴塲屋不中意輒不樂即遂還鄉躬幹家事盡力
 就養早出暮歸樵山漁水上堂供歡十餘年如一日
 未嘗少怠父母甚安之二十一丁內艱先是曾王妣
 貞疾沉綿已閱歲府君與其幼弟必煥奉侍湯劑晝
 夜不解衣嘗糞驗證夜必露禱請以身代及喪哀毀
 踰制幾至滅性三十一丁外艱三年之中足不及內

問曰省于墓哭泣盡哀雖祈寒溽暑不廢服闋自嘆
 曰吾向也供養恒不足故廢學業而今則兩親既已
 沒世家第年可堪任家事讀書修行訓誨子姪是乃
 承先志自是杜門斂跡不念生事不事芭蕉一以篤
 知力行為務講學教子爲事不知世變之日甚而屹
 屹孜孜每有晚悟難成之歎及至甲午虜賊入寇東
 匪乘時搶攘勒之誘之雖鄉里自好者無不托名避
 禍而府君與李氏歸然自守使一門子姪六七人皆
 不入匪徒鎖之累度受辱而終不屈乙未聞 國變
 閔樞 國母被害至勝痛忿累日不能食既而聞義

旅大起貽書所親自聞罔極之說食不能下咽寢不
 能成寐宵中念憊之血幾乎成塊矣近聞勃王之師
 大起於洪城與堤川云聞甚欣忭執鞭往從之心非
 不深且切而自顧此身沒無知覺兼且老病不能遂
 意痛恨奈何嗚呼痛矣夷狄之禍豈有甚於今日乎
 士生斯世不能判此一事則出於下計杜門自守亦
 似或爲一義也又作詩自嘆曰腥塵溢滿八字間休
 運從今不復還嗟乎及此胡無事虛送人間白髮顏
 自是益復韜晦不與人遊不參宴席惟恐腥塵之或
 染見士友之涉跡於彼邊者心甚惡之絕不往來有

人托以上命而以壽帙來勸者嚴辭却之隣洞有一
 知舊設新學校而子弟要與共之拒絕之曰使吾子
 姪寧為樵牧之歸不可使涉跡於彼邊以漸禽獸之
 化每當月夜命童子誦出師表與哀江南等篇悚然
 聽之而或至流涕人或問之則曰自然如此時或登
 山臨水超然有出塵之表焉己酉春與諸宗修譜事
 作序纔畢而有疾以八月十日卒于正寢壽七十四
 自始有疾至屬續氣力奄奄之中間誦庸學及易乾
 文手書勅身修行四大字以與諸孫又戒之曰吾少
 未能專意向上而乾沒過半世至今雖悔曷追爾曹

宜勿怠於學且廣交士友以遂吾之不逮也又謂諸
 子曰子孫雖愚不可不教已有古訓又况當此禽獸
 逼人禮義墜地之日豈不大肆力教之哉勅諸姪以
 善修行鄰里之來問者亦皆隨其情誼而教誨焉以
 九月二十八日葬于上黨山下百成洞良坐之原遠
 近知舊士子皆以哀辭誄其行誼府君身長骨秀儀
 形甚偉天資剛明志氣激昂少治功令之業班馬之
 文及楚辭唐詩之類無不慣誦晚用力於為己之學
 以反躬踐履為務以敬為主每早起盥櫛衣冠必飭
 通掃漑門庭靜對圖書循環熟復沉潛玩繹其未得

之也有忘寢廢食之時既得之也有手舞足蹈之意
 以至四子六經及東方朔尤之書皆排行課讀其倦
 而休也開戶眺覽則其注目處如有所思行步出入
 則其注足處未嘗無心白首大耋猶尚如此人不見
 其湏叟之或間是以其見於身者辭厲而氣和貌嚴
 而禮義戒慎之意恒存乎幽獨之中粹盎之氣自發
 於面貌之間行必安詳坐無欹側視不流睇言必有
 稽動必有常而便皆有自然之成法以故閨庭之間
 靜肅無譁家中長少咸敬畏之雖狡僞暴謾者無不
 獻誠而致恭焉其儒慕之誠至老益篤每以早衰兩

親不得盡子職為至痛父母之所喫飲食終不近口
 每當卷除之辰齊沐慙坐以待鷄鳴哀哭如袒括時
 不御華美以終是日是日必上墓哭至大耋之齡猶
 未嘗廢對家衆事必稱先人先妣晚年所居堂構甚
 狹隘子姪請復葺理拒之曰視昔我皇考之所居屋
 不啻廣麗矣又何必改之凡係奉先靡不用極嘗發
 議鳩財以置累代祭田得備永世精禋之需與弟妹
 友愛篤至衣食有無必相共焉雖或徜徉于川邊水
 石之間亦必相呼而行至晚年分離後第之來見或
 少遲則必躬往相對談笑或有疾病則含淚救之至

見效而乃已女弟居鄰近常以無相猶等語勸其妹
 夫誘掖諄諄期與征邁其妹夫亦感歎以為恩同兄
 弟義比嚴師矣其教訓子姪則以孝悌為先常曰吾
 家以孝傳世在遠世有雙竹公近世有三孝事實實
 為其後昆者可不勉哉又著書戒之曰人之所以為
 人者以其有人倫也天而無日月星辰則不可謂之
 天也地而無山林川澤不可謂之地也人而無君臣
 父子之倫不可謂之人也常思天下義理未有能加
 於此者也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汝輩切宜服膺
 而勉之又引同春居鄉若處子處子常畏人之語常

常訓誨取女四書及宋于戒女篇以教婦女制其財
 用之節量八而為出祭祀之需必存仿誠之意而不
 豐不儉賓客之奉稱家所有而亦無貴賤親疎之差
 人有假貸有則輒與而不問其報施深惡惑世誣民
 之徒僧尼巫覡不得出八於門庭至於几案枕席亦
 皆整頓有所憲牖糊紙必方正不歪曰每事只一正
 字而已苟或違教則輒峻責不饒其后於鄉則愛恤
 宗族信愛故舊雖卑幼必致其恭雖疎遠必致其款
 言忠信言孝悌評山水說桑麻各隨其人無不曲當
 作門約宗盟節目或於春和之時設花樹會講朱子

家政家訓家居要言等書反覆誨諭習俗甚鄙人家
 有喪必具使者飯引古訓而諄之禁之一里皆化之
 其接引後生則必先授以擊蒙要訣及小學曰為人
 之道盡在於此不讀是書何以識爲人道哉今鄉曲
 愚人或以爲讀小學者爲不孝之事必先授以通鑑
 等書此雖無識者之鄙言鄙事其爲傷化敗俗則甚
 矣且言爲學之方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最詳一遵其
 言而行之必有進矣又曰學者有自滿之心則非徒
 無益反有損見少輩之怠於學者則招而前嚴加警
 責雖窮鄉晚進有載緇撮斂膝坐者心甚愛敬其有

不能自食者或致之家而勸學或割庄延接輸款甚
 摯而若其心法有可疑者則雖位高名盛爲衆所趨
 向者亦不甚服也又於黨論邪正之辨極其嚴絕常
 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蘓陸之
 言甚於佛老驪尼之害甚於蘓陸至於今日洋學之
 害又甚於驪尼今洋學遍滿天下則人倫義理滅盡
 無餘而是固天地顛覆人物混沌矣爲學者可不明
 心張目哉晚謂學者曰人欲卒難克去道理愈進無
 窮余少而不力到今白首雖欲有爲顧日暮道遠何
 哉又書一絕自警詩曰一片丹田本不空森羅萬像

自昭融放之晷刻易榛葦湏要惺惺在此中府君之
 文法筆翰雖早有聲譽而書尺往復詩篇酬唱皆棄
 而不屑餘存者府君在世又失於灰燼今幸存者無
 幾不肖收拾若干篇藏于家配清州韓氏通德郎諱
 兢烈女早沒無育后配延安李氏學生諱華秀之女
 先府君十四年而卒享年六十三府君祭之曰天賦
 溫柔能知婦道善事舅姑一以承順奉祭接賓惟禮
 是從余本疎濶家業幾至剝落而曾無一言推諉勤
 儉治產家乃設立生三男三女長在老次在九在晉
 女適崔在祐金守默李承龍在老男豐錫學錫學錫

出在晉后女適趙漢統李熙福在九男彰錫側出允
錫正錫女適金奎憲在晉女適閔泳珪延元錫崔男
奎升金男在重在休李男德順豐錫生三男恭東恭
南恭西學錫生二男恭秀恭駿女適金敬植宗泰永
餘幼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禮經有之人於其祖
先無善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
不稱是不仁也不肖生晚雖久未逮事府君亦常承
聞於父母與丈老甚熟叅以家間所藏日記等書益
可考信恐久而泯焉不揆愚妄摭拾成錄凡其一言
一行皆從實錄倘蒙大君子採擇俾不朽於來世則

誠吾家百世之幸云

永曆五丙辰六月望日不肖孫學錫泣血謹錄

雜著

從子泰東昏書

伏以世講詩禮願托麗澤之緣聞範和柔謹守通家
之誼惴分榮幸同室懼忤伏惟尊令孫第一娘德容
夙著允愜于歸之儀僕之孫第一郎教導無方未解
昂率之迎然有好逑之願猥應量材之求唐虞世德
之美固未易攀朱陳素風之休庶或可及茲遵先王
之制儀敬遣使者以納幣禮豈以物惟觀誠敬具至

辭不暇文但直信是宜恭陳鄙辭冀垂盛念

人不可以不學說

或問於余曰先生嘗言人不可以不學願聞其所以
不可不學之由余應之曰果有是也子欲聞之則吾
請悉言之夫人者萬物之靈也天之所以生人而使
別於禽獸者以其實有爲人之理也人之所以爲人
而得免於禽獸者以其實有爲人之事也人既有所
以爲人之實理故必行所當爲人之實事而後方可
以副爲人之名不爾則名雖人而實非人所謂學者
所以學爲人也初非吾人分外事也然人既不能盡

其爲人之實而人或比已於禽獸則未有不怫然而
 怒者禽獸固可賤惡而我之所識寒暖飢飽生死趨
 避之類禽獸亦能之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與夫事
 物當然之則則禽獸固不能而我亦不能烏在其彼
 塞而此通彼偏而此全之別也但以圓頭方足之形
 而自謂之人耳以禽獸而比禽獸何怒之有其亦不
 思之甚也然而知禽獸之可賤惡而羞比於己者以
 其具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端故也苟能擴充其端則不徒得免於禽獸雖聖人
 亦可馴致何憚而不爲哉大抵人而盡爲人之實方

是聖人人之為學必先以聖為志而後方有進步處
 而人或有自期之遠則群起而非毀曰非愚則狂人
 而既不欲為禽獸則當為希聖之徒已雖不能何忍
 非毀之也夫世之自暴自棄者固有氣質強弱之不
 同而要其歸則皆流於俗之害也流俗最惡吾學以
 為不足學然彼得聖道糟粕之餘以為人語其大則
 父子也君臣也長幼也朋友也夫婦也語其小則居
 處也飲食也動靜也語默也人倫日用之間縱不得
 行其自然之則而聖人所謂為入之道不外乎此彼
 猶藉此而裝點一箇底貌樣苟無聖人所謂學者則

流俗亦何所恃而自立於人數哉欲人之待己以人
 而惡其學為入之道者其亦惑矣或曰先生之言雖
 如此抑有所不然者夫以窮鄉賤子目不識一字書
 而有至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者人或讀萬卷書號為
 有識而夷考其內行則有不能及常人者書之不必
 有益於人如此夫曰彼則固得於天賦之性而與禽
 獸一點明處相似特朱子所謂死孝悌者但局於是
 一段而不能推將去終身只如此至於名為讀書而
 無實行者則不過假學之名以自欺而欺人耳何足
 道哉曰抑又有可疑者存焉世之武人俗吏號為不

知書者而其為州郡能舉其職者多儒者則迂於為
 故全不識治理若是乎書之無益於為政也曰武人
 俗吏雖或能於職事其中必有無識之不可掩者儒
 者之不能為邑特不善讀書之致豈學之罪哉朱子
 曰為治當以學為本為天下國家決無舍學有成之
 理學之不可不講尤為政者之所當急也曰以先生
 言觀之則人不可以不學矣然而先生之意雖如此
 先生之教不能行於家子孫未聞有一人為學者吾
 恐徒言而無其實人孰信其然也曰父子同一氣而
 分形朝夕語之而有從有不從者氣之異也今有所

不識何狀之人居於千里之外一聞吾言而應之如
桴鼓之速者理之同也吾之為此說者亦豈必其驅
一世而盡歸於學也願以與人同善之志自不能已
惟見者信不信如何爾

謾錄

每見以讀書為名者率皆散髮袒跣任便為事如此
不惟養成怠放之習即目前工夫亦必不能專精篤
實切宜戒之也不然朱夫子何以曰正衣冠尊瞻視
平凡事湏抖擻精神凝聚心志勿令散漫昏怠然後
方做得有力如今世功利之學雖甚小豈怠心昏氣

所可做者耶且孔聖不云乎昔子桑伯子不衣冠而
處孔子譏之以欲同人道於牛馬也此訓亦宜服膺
而勿失也

語類彙性主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
發理應則屬心動發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
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
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
通有無

此段語勢雖分性心情三層為說主指則一言以蔽
之曰心統性情之意也蓋心雖主於身其所以為昭

昭之體者性也故曰昭昭然者屬性性雖具許多道理其所以具此理行此情者心也故曰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動發則情也然則心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此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云也上所引三氏說其所措語之詳略雖各不同旨義則皆一也而亦似不過心統性情之說未知然否

上樑文

間詩齋舍重建上樑文

伏以并州故鄉王氏傳桑梓之榮寒泉精舍晦翁寓羹牆之思古制式遵重新有翼惟茲琅城間詩奧區

寔我先世墳庵所在竊念我家轉居之初實為隱避
 自靖之詐自為此鄉土著之後遂托林樊考槃之趣
 然張家之孝友未衰鎮十世而同巷幸呂氏之文獻
 不替奕崇葉而專門貽厥嘉謨真長府君之遺戒昭
 昭猶存克闡先德龍崖先生之記述煌煌斯在洞名
 稱閒蓋是賢者之美命山自仙來可愛其地之幽復
 俗尚質樸民安岩栖谷汲之生土壤肥沃家給春耕
 夏耘之業帳峰翔舞而劔戟羅前陵谷窈廓而宅厝
 兩世山川成拱抱之勢樂哉斯邱松檟無樵牧之憂
 傳之于今但經營殫力雖無創書室而藏修抑進慕

在茲允宜立齋堂而守護勝地之棟宇初創不知在
 於何世周天之風雨累經想多幾箇星霜風軒月榭
 無復舊日佳麗漏楹濕棟猶為後人愛惜顧重修不
 可少緩奈綿力無以亟圖幸有齋任三四員之殫誠
 又易田土七八落之餘仗與其仍舊貫而苟完結構
 何如因古社而稍廣規模於是營度於癸酉冬間造
 建於甲戌春季惟土木綢繆之役不日成之若桑梓
 景慕之誠易地然矣烏斯革而翬斯飛倏改其觀山
 增高而水增麗遠近咸動服窮而禮窮所自致者一
 歲一祭官備則具備將以待乎群穆群昭鳩財募工

濟濟子弟之趨事報本追遠洋洋祖宗之如臨君子
起悽愴之思恩義世遠不竭孝孫承顧享之命福祿
日臻無疆屬群工而同歡歌六偉而相助

兗郎偉拋樑東曠曠初日射窓紅越瞻松谷心常慕
三孝巋然在此中

兗郎偉拋樑西黨城古月入簾低諸君莫說東韓事
空有哀猿半夜啼

兗郎偉拋樑南香烟不絕此墳蒼武城山屹秋將至
霜露驚心那可堪

兗郎偉拋樑北引頸聳高撐北極先德遙遙誰可攀

只遺堂封在山麓

兒郎偉拋椽上英靈彷彿臨蕭鬯莫云去遠無形聲
是氣流通使憾愴

兒郎偉拋椽下曲曲清溪流不舍昭曰運轉豈無理
試向這邊看逝者

伏願上椽之後神用利享地發秘靈尊祖敬宗永世
萬其安堵開業承家後承爛其盈堂曰叔季之變行
爲郭魯之禮鄉勿替引之此是所望

奉安文

杜門洞書院奉安先祖退齋府君文

卓矣先公膺期鍾精孝感天神志秉春王陶牧襟懷
 圓治忠直遭世艱虞之死罔僕杜門一時名垂無極
 凡在縉紳疇不欽仰况茲陽九益切奠塋幸有諸賢
 慕義初祠意有不偶競相趨事新廟赫赫松京之墟
 乃覺茲區迥別他處是昔行旆徜徉之所於焉建祠
 盼蠻千禩今奉先公揭虔東位共義群賢儼臨緝儀
 培植綱常光前迪後高風尚凜芳躅不朽將事之始
 潔薦虔誠願垂顧享佑啓文明

退雲集卷之五

退雲集卷之六

附錄

行狀

金成煥

君姓申氏諱學錫字詵卿號退雲其先鵝洲人有按
廡使退齋先生祐喪親廬墓誠感雙竹 康獻龍飛
罔為臣僕尚衣院直長幹定居于清州山東文博洞
中至于諱海根寔其曾大父生光煥號芝圃有文學
德行見時事難言無外慕之志有設新校要與共之
而不聽生三子長曰在老力穡養親謹守家法娶金
海許氏烘之女柔婉貞靜明敏慈詳 洪陵三十一

年二月十一日君生焉 永曆五周甲午之歲也芝
 圃公閔季子在晉蚤卒無子其婦南氏青年孤節命
 君為后南氏貫宜寧其考啓善也君生有異質慈良
 忠信明敏剛毅自幼無啼長者之志與群共處未常
 有所爭競而是非曲直明辨而極言之不煩教督而
 自能勤理晚軒申公相烈覺齋申君恭求呂榮公之
 焦伯強也化陶己至而不以余孽猥自借聽君文理
 已進別無礙滯及至冝祭難曉必自先思索競不通
 然後來問倡率同業誦讀惟勤使余不知勸督之勞
 且多警切余者已而師事惺菴素堂兩先生學問以

塘翁為主兼慕華重省聞錦溪先生以省門高足主
 盟斯學往拜于砥平山中如結城省塘翁墓歷拜志
 山金丞宣于洪州以為為學不可無書舊有田廬不
 足以勤力其中而粥莊買書如完山智禮黃江三山
 等地靡遠不到又與梨山金君鍾煥剗剗尤庵先生
 事實記凡其要切於為學者大抵略備矣就此有味
 潛究力索深入微妙見解透徹其於理氣性命經義
 禮說論治論學塘翁之一字一句深信其惠來學於
 無窮俟後聖而不惑仰思俯讀日有新得樂而忘憂
 狐蠹虎食不動毫髮癸丑春素翁不容穢德而櫻彼

兇鋒累辱雪窖三四年間殆無寧日君出入豺虎窟
 穴探其動靜橫逆沓至而莫之顧禍作受身後之托
 而加麻三月辛酉夏惺翁來居鴻社君與卞桐菴榮
 寅諸人實尸其事調度艱虞多不舉火為之設契且
 或有周已巳春先生卒營葬而加麻遭生庭外艱持
 制甚嚴哀禮俱盡已巳五月七日遺疾得不起年四
 十六遠近親疎感歎吾道之不幸英文博高大岩先
 兆下枕艮坐之原君娶密陽朴氏來光女生二男四
 女男長泰秀次泰駿女壻金敬植宋泰求秉賢奎李
 併周泰秀一男三女幼君容頎端雅動止安詳有清

介之氣而志又堅剛人皆親愛敬畏而從事學問能
 自得師識明德全造詣崇深樹立卓犖人不見其有
 矜持修飭之容而語默動靜自有成法平生不為崖
 岸斬截之行而超然無塵埃之態對人不為激切峻
 隘之論而至於義理之辨一刀兩斷截然而不可犯
 好學之誠始終如一夜寢早起整攝衣巾輒對方策
 淫沫義理書畫詩文浮華之習未嘗及於言議孝友
 出天事生養兩庭不如過房與非出甚得其歡心與
 况豐錫友愛尤篤日必相對非有事故未嘗暫離姪
 孫甚衆撫愛教誨無異忝考兄弟思義周至溫和平對

人而見有過失面折不相容迩臭之輩深惡而痛斥
 之人有以惺翁之不守師說為省門之不幸君曰省
 翁調補果守師說乎省惺兩翁用心一也發明義理
 使師門妙旨不歸黜昧為幸孰大甲戌削盡一國之
 髮毒手不犯曰此人有其實德固當容之信及豚魚
 於此可見而一生梗槩大抵如此矣君學既真正其
 所樹立大不尋常在斯文永喪之日遂為正脈所在
 實是兩儀昏濛一星孤明也按廡公之肖孫舍此其
 誰然前之時以聖易暴人文明漸啓而為五百年麗
 氏之社明君臣大義後之時以獸易人牙角是肆而

扶四千年羲皇之道嚴向背大界事固有難易義亦
隨而大小矣况其學問如此則論其人品雖不能無
高下之相懸至於見理之明八道之深必有異於未
免夷俗專尚佛教之日矣雖以窮鄉寒士世莫我知
其視高占地步望重一世 朝家尊寵而爵謚之士
林仰慕而俎豆之然夷考其行終歸橫議之處士奚
趨鵠壤君之沒也剛齋尹斗赫汶巖閔泳弼剛窩宗
勉憲慎菴李鍾聞與卞桐菴諸公皆送詩寄哀覺齋
又致誄而褒美至於松石宗憲用之誄雖言其議論
之不如自家而發揮德美無復餘憾此足以徵信於

來後其孤來謁狀德既有諸公之述作焉用贅為然
其始末不可不詳而有難自外遂不終辭而才思短
拙屬文不易老病殘喘重閱百劫精神昏迷收拾不
得久而未就孤又來泣曰當頭風色慘不忍言性命
亦難為全幸有以慮此而留意俾得一讀又經歲月
間常惟念以若老物如是延拖一朝溘然使其不可
不詳者湮沒無傳則八地之日無以見君遂收拾其
不收拾撰述遺孤九原有知其以為何如也山夫老
友益城金成煥撰君沒之七年旃蒙作噩孟陬日也

墓表

靈川申恭求述

清州治東三十里文博里高大岩有四尺封枕艮坐
 之原卽我畏友申君諱學錫字說卿號退雲之玄室
 也君爲人介潔安詳立志高爲學勤始事素堂金先
 生兄弟後遊惺菴朴先生之門聞爲己爲人之分與
 夫夏夷人物聖庸之所以殊而講究焉及退而家居
 一以所得於師門者施之其過庭父母曰吾有是子
 其在同氣兄曰吾有是弟其居室夫人曰吾有是君
 子其在交遊人皆曰吾有是友惟異論者憫其迷楚
 語者笑其愚不幸有疾卒於己卯五月七日拒其生
 甲午僅卅六年嗚呼君趨向已正踐履已篤猶以爲

未能孜孜不已益求其精蘊所在天不假年使稱譽者深為之悲而憫且笑者反以為幸豈不惜哉君鵠洲人以戶長諱英美為上祖麗末有諱祐號退齋文科官至按察使性至孝父喪廬墓朝夕號哭雙竹生血淚處事聞 旌閭國將亡隱于尚州萬景山我

大宗屢徵不起高祖諱萬祚曾祖諱海根祖諱光煥號芝圃考諱在老妣金海許氏烘之女君出系季父諱在晉後母宜寧南氏啓善女配密陽朴氏來光女生男二女四男恭秀恭駿女適金敬植宋恭永秉賢奎李併周

祭文

從子泰東

維歲次庚辰五月甲戌朔初七日庚辰卽我叔父退
雲先生小祥也前一日夕從子泰東謹具菲奠再拜
伏哭而告之曰嗚呼叔父學問樹立門戶成襟年未
免天人事奄忽嗚呼天乎此何人斯叔父事我祖考
妣祖考妣安其孝雖過房而不知其過房季王母青
年孤節以叔父爲子相依爲命雖非已出而不知其
非已出友于家大人長枕大被怡怡其樂諸姪稍長
撫愛如已子教之甚嚴而極有恩意實賴其力不至
大何其行於家政大抵如此吾門之昌大指日而俟

之云胡不淑祖妣啼鶴髮於殘日竟於客春之季奄
 爾見背李王母望斷倚門暮年西河之淚誠不忍見
 家大人悲脊令於衰年失嚴父之敬嬰鬼之保而家
 中大小憂喜無復與共諸姪仰望無所如乳下兒之
 失其慈母是豈夢寐意想之所曾到乎神理杳茫天
 難謀斯然豈獨吾家之凶禍實是斯文世道之不幸
 也叔父稟賦遠邁充養有素造詣極高惺素規繩用
 作家計祖粟允塘慕萃重省見令下喬旣久游釜以
 繼而潔身自靖中行獨復百劫當於前千斤壓於後
 不動毫髮毅然而自在至死不變使殘陽一脈猶有

餘存誰謂天不假年乃至如此耶氣數關係尚復何
 言哉然學問真正理義精明罔極之日起脫塵埃如
 是而終其世泉臺之下可以藉手而拜於先生先正
 且季王母遭逆理之痛而日性健飯寶曆無算從
 弟季昆難兄難弟慈良而敏謹克承先業真所謂稱
 家也而見其可愛則雖以大故哀痛罔極無間幽朋
 而身後事無憂九原之不可以自慰而諸姪亦可以
 塞悲矣居諸不留星霜已周悽愴怵惕儀形莫睹今
 此數行之文其於無盡之情不能一二而亦無倫脊
 五情無言至哀無文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歲次辛巳五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從子恭東謹
以清酌時羞之奠痛哭祭告于叔父退雲先生靈筵
之前曰嗚呼天下之爲人叔姪者何限哭叔父而悲
痛者何限未有若我悲之慘痛之極也惟我叔父篤
行孝悌能率其性餘力學問乃充其才明禮崇節卓
立其行質仁秉義旣成其德體用俱全百不試一胡
然一疾奄然長逝壽止四十有六年矣天之何爲旣
賦才性德行如是之厚而乃獨嗇於壽酷於禍耶曾
祖及祖與父傾財貯書以待成士而叔父能繼述而

成就之千里一士猶比肩則得士之難固如是而累
 世積累之功叔父刻苦之工謂如何哉老天無知造
 物多舛竟使百代高名至於一朝電驚此實何理也
 世道之盛衰有限家運之興替有數而然歟天何不
 祚吾申而禍我叔父使我抱無涯之痛耶自我孩提
 至于成壯慙慙教戒惓惓不已我有疾苦痛苦若在已
 燃燭待朝我有違失引以自咎閉門終日我之見夢
 於叔父如是而未及報效萬一遽至於斯摧裂之痛
 何時可已乎自喪至今三年之內吉凶休戚有不可
 無憾於冥冥之中矣今年正月四日即父親回甲也

叔父在焉則壙坑之樂當如何而班舞獻觴於九旬
 祖母之前吾家之慶莫大於是而祖母父親徒增哽
 塞飾喜之誠難以仰慰矣祖母喪明之痛徹于骨髓
 竟以三月二十日下世父親哭擗之際痛割之毀尚
 忍言哉叔父之英靈亦必飲泣於泉臺之下矣允哉
 五從昆季皆被教督而一無稱意慙負幽明而我
 二男次也頗聰睿故叔父期以門戶之托奄化風泡
 使叔父憂鬱添症竟至不諱其情可憐而可惡矣長
 也今以痰崇積年呻吟此又何厄也終天永訣萬事
 已矣光陰迅駛撥筵隔晨謹具薄奠敢告荒辭不昧

惟靈庶賜歆格嗚呼痛哉尚饗

祭文

姪子恭南

惟歲次云云姪子恭南伏哭而敬奠于我叔父退雲
先生靈筵之前曰嗚呼先生清秀其質堅固其志早
業功令既而講究乎理氣性命之說沉潛塘老者翁
之遺編佩服素翁之節義洋洋其樂耿耿其憂不知
老之將至而俛焉日有孳孳持身接物迢然獨立
默不塵此乃守身之潔而和而不流嚴而不猛視我
姪輩無異己出十起常慮感而和之教語諄諄今惟
在耳何日夜而敢忘于心哉况又兄弟相依爲命友

愛篤摯同案傳服連縈共方平生之情不以有間每
 竊喜幸亦見人賀常祝耄期不幸不過知命奄忽違
 世嗚呼慟哉嗚呼之哉善一何厲天獨仇之君子何
 罪鬼實讎之孝友慈仁行備於內而壽則促之悠悠
 蒼天此何忍斯嗚呼先生之沒不過三年門祚零薄
 不幸今春祖母一朝棄化而大歸父主之哀痛尚
 忍言哉姪輩之臨終何可盡道從此以後架床虛涼
 巷如無人堂宇寥廓音容莫覩悲噎可抑嗚呼先生
 之沒星霜已閱迄無一酌情禮都闕今因祥期哭告
 靈筵痛恨茫茫文不盡哀言不成章灑血春風情溢

單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

女婿金敬植

維歲次辛巳五月甲戌朔七日庚辰卽我故外舅遺
雲先生鴻洲申公終祥之日也前夕己卯女婿金敬
植謹具薄物再拜敬奠而哭之曰嗚呼凡哭死者何
稱其至行懿蹟而小子非知德者且在子婿門生之
例有或一毫誇辭則無亦犯阿好之科耶不得不以
吾所耳目者略記之小子嘗委禽高門因留門業凡
三年矣竊覩公以古家賢裔早事文學自有成規且
從遊有道之門得聞旨訣而與同門長德從容講論

亦多有感發矣平居日必冠帶拜先廟省北闈退而
 正坐對案不以事物經心惟序書籍充棟博觀潛玩
 如嗜芻豢非甚疾病接賓友時則未嘗釋卷凡門內
 吉凶有須必式禮篤踐罔或愆違誨子姪及諸生亦
 諄諄不倦韋布之東西行過者咸禮於其門聲望日
 以藉蔚而惜乎壽未知命遠有今日此何事此何事
 也生養二庭俱有老慈而長公亦已白首矣以其平
 日至孝隆愛未可一日離曠而且今大界昏黑斯文
 極否茫茫墜緒將無人尋逐矣以其一生篤志力究
 未嘗斯湏廢弛而今焉已矣以公以私孰不為之悼

惜而况如小子者尤何如小子質魯且愚甘於自棄
雖嘗置之匠石之園而朽木難雕入於大冶之爐而
鈍刃莫化卒未免為樵牧之歸此何人斯然而其寸
丹猶未泯也念昔眷誨之至意既未能圖報其萬一
今又幘幘遽撤依仰無所其何不長吁隱痛繼之以
淚哉惟二允克肖可屬後事未知嗇於前者或豐于
後耶言之至此其所未言者惟靈廡其覽之嗚呼痛
哉尚饗

祭文

靈川申泰求

維永曆二百九十五年歲次辛巳五月甲戌朔六日

己卯靈川申泰求病伏鴻陽使友人卞聖圭齋羹果
 之奠往哭于退雲申君說卿之靈曰嗚呼說卿胡遽
 上仙何豐於德而嗇於年前程脩復何乃停鞭擔負
 不少何乃息肩端重之姿遠大之志有為之勇不為
 之操謹慎之言孝友之行允蹈已久無人不稱為人
 之子使親悲念為人之弟使兄殮空為人之少使長
 者傷嗚呼說卿寧忍遠征與余讀書鷄唱少歆惺素
 兩門與共講質有購經籍房舍以富潛究理氣知見
 日就思而又思行而又行聖賢堂室指日可望二豎立
 作戲秦華却步嗚呼說卿是誠為故兩師遺稿藏在

巾笥承學晨星無人譬校異說充塞百恠層疊自遭
 哲萎無人能息豺狼肆毒同室皆俵環顧一世有誰
 能攘此等重任有所不辭嗚呼說卿奚若不知劬經
 研史不能無疑世乏有道莫質是非是非不明所學
 易差豈其錯疑就正兩師桑田盡海無變不有苟無
 蟻援身且難保生無所樂死猶為愈豈其意沮遽爾
 謝世其或誦讀不避冷濕其或事育過勞心力其或
 貧乏久忍賤飢豈其致崇倘在於斯反覆思惟未得
 所以蓋自近日文運愈否華山張醒隱朴健菴開松
 窩來心齋延剛菴崔果谷申樂齋韓述齋李諸公斯

文羽翼或能尊攘或知衛斥三數年間次第奄忽以
 此推之其故可說氣數所驅天亦無奈有或命德不
 能與壽君最後生早從事茲衆辨踐履超出等夷群
 邪所憎百獸所齧子子殘命安免短折雖然如此以
 達人觀寄歸一致禍福相因是皆由天不可移易禍
 且夭者不必為戚福且壽者不足為喜惟吾所職則
 為之耳顧余庸陋年近六旬學業行虧無一及人十
 數年來百病纏身昨哭子女今又叩盆益復厭世非
 久就木握手地下共理舊業坐春立雪或左或右凡
 其所授悉為己有則吾所願庶幾少副未知異日果

如意否抑幽與明絕不相類明屬陽動動有事在出
 屬陰靜靜無所事嗚呼痛矣詭卿訣之永故言之也
 長受之深故哭之也慟靈如不昧俯鑑我恫尚饗

祭文

恩津宋惠用

維歲次辛巳五月甲戌朔七日庚辰卽我畏友申君
 說卿甫再期之日也前一日夕友人恩津宋惠用謹
 具菲薄使孫泰永撰文替哭于筵几之前曰嗚呼戊
 午之春始與君相見而溫雅之容謙恭之言性度寬
 弘而內實剛明範儀諄謹而志已堅確半日相對酬
 酢如響舉止從容看書則文理無少有壅滯論學則

門路已得其正大一見可知為謹飭之士也自後從
 遊二十一年之間我往而留宿君來而挽止分離之
 際常有惜別之懷必問更逢之期時月之間不見則
 相思之情彼此如一雖我有一飯之先敬我而盡其
 歡竭其忠其學問也工程也性行也言儀也皆我師
 範而不啻畏友也以故痴孫及冠擇對之時不待媒
 妁之往來即與玉環結親自後情誼愈篤契分益密
 實非他人婚媾之比也惟是人物性同異之說未發
 時善惡之論自是前賢未勘之一大公案遂為湖洛
 大是非者也彼此所見不同各有所主我之所是君

或非之君之不然我或然之爛熳參差終不相合然
 我則賦性麤厲所學幾如無復可望而君則進德之
 基如日方升又內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希賢希聖
 其所進就殆不可量矣以是期待而情契無間矣向
 於己卯夏重午日我往君家半晌談話娓娓因留宿
 而夜分乃寢曉頭忽聞痛聲自內室而出即驚起審
 聽則乃君之聲音而痛毒之狀不啻重症也然無所
 可問矣未明令伯氏來言曉間已迎醫試藥而似是
 動也朝後同入視之即辭而歸嘗即送孫兒而不
 知待其快有差減後聞知可也姑待明日矣翌日早

朝忽承惡報不覺真假而疑信未定誰謂昨日一別
 遽成千古耶卽同孫婦往因見葬禮允哀之哀憾伯
 氏之叩曾眞不忍見不忍聞竊想不昧之靈飲泣舍
 寃於九原冥冥之中又當如何哉古語云氣清者數
 局卽君之謂也以君之才之美師友之期望將有所
 大有成就而未及中身猝嬰暴疾一朝溘然天實難
 謹理亦莫測白髮堂堂未昏子女誰託而棄之如遺
 耶必不瞑目於地下矣居諸荏苒終祥奄屆孫婦告
 歸卽欲同往哭訣于撤筵之前而旋又思之君哭我
 而我反哭君哭亦何爲不如不哭之爲愈也然終不

可昧然故使孫兒替哭而構數行文告訣文拙語長
哀切奠薄實深愧惡靈如有知諒此衷曲嗚呼哀哉
尚饗

祭文

族兄冕錫

維歲次己卯十一月壬午朔初四日乙酉族兄冕錫
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族弟退雲之靈嗚呼惟靈才
器出群自少志學從事斯文求師問道惟善是從持
心珥介行己溫恭貯書千卷道逢百代含英咀華粹
面盡背居仁由義入孝出悌言必循理動必以禮勇
於敢為作之不已必則古人乃成善士求之今世罕

得其倫何幸吾宗而有斯人惟我先蹟龍崖遺橐非
 徒家乘實關世道巾笥之藏殆三百年君乃蒐輯總
 若干篇謀入鐫梓雖未竣工由茲著世實君之功如
 我無似猶不避棄尤加敦睦情義俱至巷北巷南我
 往君來源源此樂永矢無衰老天無為壽不及仁遠
 然一疾醫藥難振憂驚一場霜摧月落士林彫零門
 祚集索入門痛哭莫覩影響焉我一眺嗚呼尚饗

祭文

定堂金成煥

維永曆紀元之五周歲次庚辰十月十二日辛巳定
 堂老夫金成煥略具時果乾魚奠于故友退雲處士

申君說卿之靈前哭拜而告之曰嗚呼說卿胡為乎
 至此嗚呼說卿胡為乎至此夢耶真耶如以為真也
 上有兩室所後所生春暉長長以若報天之孝懷橘
 之誠何忍遠忘耶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而嚴父之敬
 嬰兒之保弗復為於伯康者此其何故歟至若昏嫁
 之未畢事猶屬歇舍此而于彼非其素志也必矣贊
 雖清弱未嘗恣其嗜欲以為性命之戕賊亦未聞病
 卧牀席闕鞭何以先着乎心既不動方將知命而有
 聞不幸子不哭我而我乃哭子吾雖老而不死死生
 倒序其誰曾謂也以為夢也則道不復講塵塵書牀

丘建佳城寢設象生寂寂空堂觸目淒涼倚門斷望
 蘭不堪情原有脊令哀哀烏鳴歎失幃幪花樹其鄉
 悼其踽涼同志誄章至若老夫之命薄所居越陌鴟
 盟續續頻至昕夕踈不踰旬朔今焉歲餘阻隔永不
 復如平昔使此疲癯殘疾肝腸摧裂促無多之餘日
 如其無恙必不有此惡境其死也定不可謂夢也夫
 其骨之已寒而令人不覺夢與真者苟非家人父子
 間情之親親者必也深服其仁而老夫之於說卿其
 服之深也尤有異於人者老夫本以陸陸其所顛倒
 不啻八九之數而多賴其力自是厥後如吾說卿者

何從而復得然此猶爲一人之私言抑有世道斯文
 無窮之恨存焉說卿容貌端雅動止安詳志氣磊落
 識見精明事我先兄又遊惺翁門庭孔朱眞詮栗尤
 正嫡明知在塘購得其全書不顧產傾玩索既久大
 覺意味深長坦坦門路如中天之日星步趨旣正道
 明德成窮天人之理究萬物之情極其微妙辨析惟
 精雖諸家之說紛紜競逐而自有吾之權衡其真正
 學問可以爲世所程又謂王室傾頽層疊變怪未之
 有於前代而足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者萃重首尊攘
 之功爲大三先生規繩用作家詐蹂躪以跡蹄無不

下喬游釜而歲寒之志毅然無改天地閉塞殘陽一
 爪猶有所寄托云胡霜風摧玉枝於一夕天既降此
 賢德於今日之罔極而又何奪之之速也假饒所主
 非正甘心虎前之儀則必其壽考之無彊矣氣數關
 係天亦無奈天長地久此恨曷既早魃肆虐往觀西
 疇之役連幾日勞力夜不得息炎蒸冷濕晝宵冒觸
 有客共食因以疾作有物自下焦直上臍腹堅固如
 鐵石牽連痛楚暫不安于卧席失證針藥愈治愈劇
 煩渴節飲可驗所學一晝二夜乃至此毒似非天年
 不遇良醫而致然其不遇良醫是亦天也尚復何言

哉始既扶服而前相縛八地之辰袂連豈塵又素帶
 九旬豈獨平生之相憐實有不得不然者也荏苒因
 循滿腔子血冤今茲布宣而情不盡言言不成文不
 昧者存尚歎老夫之必芬

祭文

族末在英

維歲己卯蕤賓之月七日辛卯文村處士退雲申公
 說鄉固窮守道而病卒于家遠近士友莫不悲痛悵
 愴焉是歲十一月壬午朔初四日乙酉族人在英謹
 以酒果敬祭于靈筵之前曰嗚呼哀哉以君之賢而
 胡為死也死者人之所必有而得其壽者猶無恨焉

未克其壽而就其志者亦無憾焉未遂其志而無向
善之誠者猶不足惜焉有向善之誠而才稟不足以
成就者亦不足慟焉惟君則資稟純粹才華穎脫少
始知學務在實踐嘗受業于我先府君又從學於素
堂金先生兄弟門贊事惺菴朴先生得聞栗尤遂塘
相傳之緒而邪正之說恍然剖析尊攘之義確然有
守可謂斯文之傳得其人矣然而時事日變吾道日
衰向之從學者裂冠毀裳奔走執役殆無一人及門
者猶且兀然獨坐究經不懈人或規言當此世也守
舊何為枯死窮巷有誰知者君則以為士子縱不能

顯名當世寧可以垂功百世其志之確如此而自任
之重爲如何哉這裏做工未克卒業盛年未艾奄忽
棄化嗚呼哀哉此何事也不求聞達苟全性命武侯
處亂之志也忍痛舍寃迫不得已晦翁守變之道也
况又八臺萱堂孝養未逮六旬棣苑怡悅在茲厭世
溷濁潔身以逝者非君之志也福善壽仁之理何其
舛謬而天之欲喪斯文乃至於斯耶世之道不同者
不在所論而苟有秉彝之性者孰不爲恻惜憾恨我
以我憤私則生也同閉或分乳哺數載同研恩愛愈
篤才不才所造不同而情愛之私曷嘗有間哉聞君

之喪奔哭於屬纊之際而歸卧菽廬已逾時月嗚咽
之痛不能裁抑敢搆荒辭更來哭奠靈如顧我歎此
一觴嗚呼哀哉

輓詞

惟君才質不尋常世道斯文大有望精工由得惺
素真訣源從尤與塘性論明辨人爲歎時事深憂海
變桑氣清數局緣何理二豎來侵在膏肓

族從天錫追輓

向擬吾門氣數通早從師友做真工昔年已許淵源
正今日乃至世道窮胡可忍違親在上亦能遺愛胤

居中有生無壽悠悠恨一幅丹旌曉拂風

族兄文山銘哭輓

胡乃以仁遽至斯悠悠天道亦難知昔年受業渾如
夢今日緘辭獨自悲上有偏親其孰慰外無善士更
相隨曉來執紼佳城路淒雨霏霏淚共垂

三從姪泰壹再拜哭輓

文星零落忽沉光是日衣冠倍感傷憶昔諸生隨杖
屨至今小子仰門墻絳紗帳裡春風遠白玉樓前夜
月涼永世遺名應不盡青山高處水流長

門下生完山李在哲再拜哭輓

早年同業晚姻親幾處傾膽更有人素志誠尋門路
正至心長在泗洙隣深望異日斯文燦不意今朝一
隧新比世此公天不吊愴然涕淚默傷神

頓弟尚山后人朴世永再拜哭輓

早年知己又姻親惺素兩門屈指人承訃半年令拜
哭交情若閨倍傷神

查弟德殷后人宋錫喜再拜哭輓

意謂斯文大有成芳名僅止一鄉清契深朋義還如
夢誼重姻親倍悼情白髮慈闈思子淚靈帷孀苦哭
夫聲已矣遺篇誰復讀可期雙胤任前程

姻弟箕城后人趙漢旣吳輓

先生德義世皆憐天卷斯文不延年好學教人仁且
智隨用處事方而圓橫眼淚零短笛裏蒲腔思八暮
雲邊伏惟靈爽帝傍坐一掃腥塵道復傳

門下生月城后人金學純再拜痛哭

吾徒零落幾餘人君又驚余淚滿中聖道無傳從可
歎天翁不佑孰能嗔同悲對月成仁夕共苦鴻陽講
義晨詩禮如今何許物羨夫去作玉京身

嗟君壽未杖家年忽忽乘雲上九天資性溫謙元近
道交遊慎擇必從賢窮經要着精微際閉戶仍安寂

實邊存順沒寧雖古訓忍忘迭侍北堂前

同門友益城金善弘追輓

儒門德學有君賢年富才高志又堅
惺老真詮多體驗素翁奇節得心傳
風燈奄忽然今夕樛月蒼涼憶舊緣
未及中身遽升化一鄉士友盡悽然

玉樹飄零蘭葉摧士林誰復是英才
且從地下修文否千古茫茫萬念灰

文邨忽斷讀書聲泉石無光猿鶴驚
薤露歌終人散後可憐明月照佳城

友人閔沫彌哭輓

惺素兩門下似君才德稀斯文將有賴吾黨盡爲依
精篤常磨玉謙恭不勝衣如何天奪速令我永嗟啼

同門友八溪卞榮寅哭輓

容貌端嚴辭氣溫學問功深孝友敦發軔初程由正
路溯流中止向真源齋名以退追先烈里號稱文教
後昆篤信宋朱二子道專心惺素兩師門外多士友
磨礱力內有父兄教導息雪屋風軒挑曉燭芸窓禁
几對朝曦陸沉世界爲長夜剝上之文亦不存自是
書農兼致力杜門絕跡故山邨麟經犧畫無人識鳩
舌梟音聒耳喧憤切人寰冠屨倒夢驚世事海桑翻

慕朋覺友時進逐史學經疑共討論與我不繻不如
 已忘年契分兩難護君才我拙雖懸絕我往君來亦
 幾番明徹襟懷清水鏡香生坐榻襲蘭蓀躬勤耕稼
 心希尹體強衣裳勇敢責令女痴孫年既長擇賢求
 淑卽爲婚舊情不啻膠舍漆新契淡如箎和壤至於
 人物本然性嘿嘿深然巍老言未發之時無善惡抗
 論共不豎降播論心論理縱矛盾希聖希賢一軌轅
 重午良辰我嘗訪慇懃情話越黃昏誰知祥葉有前
 徵人道妖狐鳴後園中夜惺眠忽驚聽痛聲如震動
 函軒詰早隨醫同入視試藥受鍼疹病根執手相看

仍告別謂當漸瘡慎加殮歸來將送迷孫問譚意計
 書追躡跟縱有鳳毛承榦盡忍令鶴髮淚臨萱感荆
 田氏悼終鮮晝哭敬姜聲必吞仁壽善祥亦難信氣
 清數局更誰惡人間地下悠悠恨究目難瞑寃血屯
 申氏一門俱不幸清鄉諸友盡稱寃嗟余一別成千
 古有孰百身起九原好學顏淵命何短闕年伯子氣
 惟元蛻蟬自是超塵穢化鶴惟應入帝閣對案看書
 猶想像設筵圍幙倘留魂寒梅殘月依稀影修竹清
 風彷彿痕塚上白楊啼杜宇庭前芳艸憶王孫追題
 挽誄惟情實文拙語長何憚煩

與君一見許心同輔以仁言告以忠莫問巖塘同異
說惟精洛閩教誠工園松不變歲寒色籬菊有華霜
後叢孝未克終婚未畢知應泉下恨無窮

忘年損德殷宋惠用追輓

黃陶惺素泝尤塘德行文章聞四方理義悅心常蕩
蕩貧寒到骨亦堂堂後生可畏君之謂斯道復興余
所望豈意奄然歸化遽痛深摧盡老夫腸

友人李鍾聞哭輓

湖門心訣得其真刻苦當年學日新勇往直前終不
已分明吾道賴公傳

博帶峩冠愷悌人冰壺秋月迥超塵去虛歸實多觀
感灑落清風不厭頻

既分固窮又闕年氣清數局理胡然禍淫福善如無
成倘或隨時有屈伸

前途期望似公稀痛哭今朝萬事違之德之才何處
得日孤吾黨益無依

同門生月城李圭容謹拜哭輓

妙齡立志學愷翁輔翼斯文不少功嗟天賦命其何
薄唯聖論心亦可豐蒲案圖書虛夜月澆砌花艸自
春風博識如君今不見百年寂寞此山東

徵菴友人益城金在璣拜哭輓

稱君盡是語其賢儕類當年莫敢前
運氣衰時仁未壽如其不信有顏淵

刻苦工夫今已矣哭君今日不勝悲
我先君去君先我哭我他時更有誰

地上友尹斗赫進輓

孝謹慈詳愷悌人粹然顏貌小無塵
沉潛義理毫猶析刻苦功夫日益新
麗澤追隨無復與顏山浴沂更誰困
秀而不實天胡忍吾黨愈孤慟浥布

同門弟恩津宋勉憲進輓

痛惜斯人命數窮妙齡才學冠山東
 雅操不致滄桑際真理常求簡冊
 中塵世榮枯元是夢平生志業抱
 成空全歸此日堪藉手無愧重泉拜
 惺翁

友人韓山李仁求輓

道學平生五十前拘於何事仙為仙
 七旬慈母哀寃地二孝冠童號泣天
 惹竹交遊曾幾日金蘭結契已多年
 斯文一縷從今斷不死吾心亦悵然

族姪泰利再拜哭輓

退雲此遊竟何之鬼惡天高理莫推
 鴻北雲山嗟已遠梨陽風月夢猶遲
 持身介潔多違衆溫古精微可

作師我哭不啻情愛爲一生重爲士林悲

族末在英哭輓

雪侍鷹門春坐鴻吾儒真法得其中栗尤塘以爲宗旨
萃重省兼慕遺風頑石磨而思莫重泰山頽矣恨
無窮賢郎克肖同斯夕征邁將期報佛功

門生金仁卿哭輓

允矣退雲公展也君子人出入惺素門學問得其真
祖述栗尤塘仰慕萃重省尊萃而攘夷斥邪而扶正
花樹連阡陌薰襲芝蘭香如有烏頭力自擬此樂長
云胡未中身令我恨無邊清介與精明從此不復緣

弼莊多買書讀者復有誰家事付二郎堪慰宗族悲

族弟慶錫再拜哭輓

就正賢師懼素翁兩門學術早能通詞章嫻熟猶餘
事理氣分明最實工後進賴知方向虛斯文復覩古
來風天之喪奪何其酷我哭非私是哭公

少弟曾忝戚誼親童年托契契情真隨時進拜萱堂
日話裏悲懷去益新

宜寧后人南廷大進輓

錦繡文章鸞鳳儀虛舟獨泛竟何之名高北斗南箕
上夢斷清風即日時流水今年無限去白雲千古政

堪悲憶曾杖屨追陪日雙淚龍鍾不自持

文星昨夜忽光沈此日吾宗倍感傷百世遺名應不
朽青山高處水流長

紅塵不染白雲椰藏跡山林歲月忙安貧自有平生
樂儲卷將遺百世香

族弟官錫再拜追輓

退雲集卷之六

致

退雲先生天姿粹美聰明剛毅沉重周慎出入惺素
兩門學明德尊心性理氣經義禮說深入微妙辨析
毫忽蓋水不漏所以得於心而施於事者有非拘儒
俗學之所可同日語也是以世皆信服雖豺狼之暴
亦知敬畏往在甲戌勒籙毒手猶以為不可犯而冀
敢生意如非德威何能致此乎仁卿之愚何幸接芳
獲侍門雪以最下之質蒙多術之教如有烏頭之力
曾謂無祿樑木遽摧冥行墮埴慟依歸之無所羹塲
之慕江漢之思庸有其極茲與同門諸公印出遺集

公之於世如欲報佛在乎奉而周旋盍相勉旃歲庚寅肇夏之日門人江陵金仁卿謹跋

余與退雲同十世族兄弟也居同里學同門無異同氣而年雖少我六歲以其學問言之則實為我師範也其為學也自幼年受業于素堂金先生得聞義理之精微先生蹈禍之後贄事惺菴朴先生門下篤學十載大有樹立淵源正脉則是朱而非陸心性理氣則向湖而背洛時勢主義則尊華而攘夷蔚有隆望甚見推重於一世矣未及中身不幸而夭此豈非氣清而數局者乎今其允姪泰秀爰輯遺文編成二卷

而一日驚帙而來示余仍請擊校而題跋撫卷發歎
 美但重有悼迎之懷也始乃一繙讀過益知其平素
 之所存也其詩文諸篇意趣言論實多有關於斯文
 世道上而非綺麗藻繪之可比也至若宋松石曹錫
 範往復書則其一生為學之精力槩可見也從茲以
 往慥慥不已則他日造詣不可形言而天不假之以
 年豈不惜哉余嘉其長允之編摩而付諸剞劂感此
 陋拙之前日兄弟之情誼略書于卷末以歸之維歲
 庚寅暮春下泮竹澗族從天錫書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異端日盛榮夷狄樂禽獸而

人道掃如于斯時也而敦尚氣節不變所守者退雲
 申公說卿其人也學問淵源得其師傳天不假年蘊
 奇抱寶而逝今已十一星霜門弟子追慕益切收拾
 遺文總若干篇若立言垂後則謙不自居故寧有所
 述比特其師友往復之論而其文精而瞻其辭婉而
 正切近體察之功窮格誠正之學可謂間世真儒垂
 千紀而不朽者也將刊行徵跋文於余豈不德不文
 者之所敢為但其為學始終刊書首末以往來之勤
 粗有聞焉余與退雲嘗同硯槧而其文章識見卓犖
 曠絕如此余則依舊滅裂無所成就今而欲問餘緒

已無及矣爲可愧也已亦可歎也已且其伯氏雲逸
公諱豐錫幹家勤儉勉第成就使從學所賓客求書
籍莫不豐給人樂有賢父兄而雲逸之賢又不可不
知也賢士文集可傳而莫之傳者多爲後人之恨而
趁時竣事以圖不朽門弟子之誠心尤可攢賀也惺
素兩先生文集并刊於是歲之春師弟傳授心法必
有相證而事與道合物與時成矣後之君子將有因
其語而得其心則何患乎此道之日孤而異端之日
盛也庚寅暮春日宗末申在英謹書

曩我宗仁卿公嘗言退雲先生申公之書有曰早自

得師讀朱子之書逢時否塞竊意其學問之正節義之高當有以觀於書牘之間而恨未一覽其遺集予于茲月餘公之胤子泰秀持其付予剞劂之稿示予噫是集何必以書牘論哉義理之書以垂教衰世豈不猗歟公早遊素堂及惺菴兩先生之門其學有淵源非尋常文字之比也公之遺書實有以應剞上九碩果不食一陽來復之象歟况又百家橫議獨此書談笑而麾之猶螢爝之夜光衆星之北辰猗歟盛哉弁卷之文金定堂先生言之詳矣何容贅辭不幸鉞梓之時亂中休刊令將欲更付公之遺書揚其世美

今諸賢之有是舉不亦美乎世之論者之以公爲能
顯其親亦可以驗矣夫歲辛卯孟夏江陵金在懿謹
跋

退雲集卷之六

門人錄序

嗚呼先君子退雲公以清粹氣稟出入乎惺素兩門
篤信實踐遍交四方士友博識多聞為世矜式私家
不幸年纔四十有六而偶然感疾以己卯五月七日
下世不肖子哀違罔極靡所逮及嗚呼先君子平日
言行之所可彷彿者唯遺文數篇而每欲刊布然費
巨力綿有意莫遂十有餘載至今春門人諸氏各釀
數萬金姻族親亦同援助不日而完成其於小子
宿抱之願銘感無已茲敢錄其門人姓名為一編付
于卷末以垂無窮庶幾表其誠意之萬一云爾維歲

庚寅孟夏上旬不肖子泰秀泣血謹書

門人錄

延元錫 岳山人

申英植 鵝洲人

申俊錫 鵝洲人

申慶錫 鵝洲人

申賢錫 鵝洲人

申東錫 鵝洲人

申聖錫 鵝洲人

李命求 韓山人

申正錫 鵝洲人

金仁卿 江陵人

朴錫圭 順天人

金台卿 江陵人

申允錫 鵝洲人

申寬植 鵝洲人

金燦卿 江陵人

金在龍 安東人

申泰一 鵝洲人

李載麟 德水人

申泰緯 鵝洲人

趙仁相 平壤人

金麟培 金海人

申源植 鵝洲人

申泰榮 鵝洲人

金敬植 慶州人

金振星

江陵人

申泰寅

揚州人

韓容鉉

清州人

蔡鎮權

仁川人

朴永求

寧海人

金顯益

金海人

申泰壹

揚州人

金鎬卿

江陵人

金亨植

慶州人

金壽卿

江陵人

卞榮太

單溪人

申泰賢

魏洲人

李在哲

全州人

金學純

慶州人

家範集卷之六

